

晃動的玫瑰

周末傍晚時分，手機響出國家級警報通知，地震了，震央是他出差的所在。他被壓著，砸去的水泥中，綻血花的眸，紅艷一如他愛的玫瑰：「當妳看不到我，就看玫瑰，我們都喜歡玫瑰的」。

驚醒，五年前的往事了，為離開傷心地，我帶著震出的瘡疤，領了急難救助回故鄉，怎麼午夜夢迴，還是會被揭開？故鄉什麼都好。那裡住著一千因孩子出外打拼而獨居的鄉野老人，也好，只是未免粗魯，居然直接拿起我插臥室花瓶的玫瑰賞玩，他們根本不懂，不懂……。

一身汗，看向身旁一槎玫瑰。這些年，只有玫瑰陪孤單的我。

驀然，我感到強烈的晃動，不。我用枕頭緊緊覆蓋頭部，關閉電源，保持冷靜，這時，自助最重要。伴隨清楚的碰撞聲，幾乎不及細想，身旁陷入一片黑。地震已帶走了丈夫，怎連我也不肯垂憐？

強烈板塊運動結束，我被困了，精神也在崩潰邊緣，只依稀聽得外頭熟悉的居民用沙啞顫抖的嗓打 119 求援，里長在救援來前指揮居民做互助工作，簡易處理傷者。我以都市的自傲看人，其實在離開孩子的老年居民心中，未嘗不是把我當他們孩子照顧。我敲擊鋼板，一下又一下。

眼前似有曙光，丈夫滿臉笑容，一手持玫瑰，另手欲把我拉出，一淚輕落……。

「好笑，我居然把救難隊看成了你。」丈夫墓前，我說。後來，我和居民同心，組成了災害互助會，想通過互助及製作募捐網頁，利用外界與居民的資金將社區復原風貌。地震，讓我釋然，我是該放下往事了。

我將玫瑰放墓前，風吹，花瓣巨晃，我已不去管，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啊。

